

主 编
金永华

副主编
金大陆 戴逸如 季永桂

东方十日谈

——老三届人的故事

无产阶级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金永年

副主编

金大陆 戴逸如 季永桂



东方十日谈

——老三届人的故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季永桂
封面装帧 戴逸如

东 方 十 日 谈
——老三届人的故事

主编 金永华

副主编 金大陆 戴逸如 季永桂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4 字数 394,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120-1/G·296

定价 22.00 元

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一书。该书在读者中间,特别在老三届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们被老三届人对他们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的“恋情”深深地打动了,于是就有了出版一本老三届人的故事的想法,这就是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因此可以说,《东方十日谈》是《苦难与风流》的姐妹篇。《苦难与风流》侧重于理性的探索,而《东方十日谈》则侧重于事实的叙述,是老三届人那段历史(1966年至1976年)的部分缩影。书中汇编了一百篇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三届人反映那段历史、那段人生的真实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出自最基层的普普通通的老三届人之手,记叙的是这些普通人记忆库中无法抹去的印痕。这些故事文字朴实,没有人为了框框与虚伪,也没有文学的修饰与夸张,但内容十分感人,可以让人从中听到沉重的历史回声,给人留下一些历史画面,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一些参照。

老三届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在那“史无前例”的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痛苦与磨练,用自己的青春体察过社会,洞悉生活的真谛,对中国的国情特别的了解,因而他们比较的成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整体意识与自主意识强。作为一股“团队”的力量,在破除神话,推进社会深

刻的变革方面,他们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使全国人民饱受苦难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是错误的,是“极左”,党中央已予以“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果断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坚持执行邓小平制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四化”建设上面,从而使全国城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昔日老三届人切身感受过的那种贫穷、落后、愚昧的农村景象已有很大的改变。全国上下正在努力奔小康。这是杜绝“文革”悲剧重演的根本措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亦为老三届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历史补给了他们一个抓住青春尾巴的机会,而他们昔日经历的那番苦难正在变成一笔财富。艰苦的磨砺与陶冶,锻炼了老三届人的心志与筋骨,老三届人的生存与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显得比较的强。在逆境中生存,在奋斗中自强。过去如此,今天亦然。在当今无情的市场经济的鞭策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许多老三届人咬紧牙关,努力学习,奋发前进,以一股“团队”的力量,在改革开放的伟业中继续作出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栋梁,肩负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并将跨向 21 世纪。

老三届人的坎坷经历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老三届人的苦难是我们民族的苦难;老三届人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今天老三届人的成功,与那段历史分不开;今天老三届人的失落,也与那段历史分不开。那段历史影响着老三届人的今天,还将影响他们的明天。历史将证明,要想绕过一代人是不可能的。

历史是容易被淡忘的,正因为容易被淡忘,所以人类会不断重演历史的悲剧。但在本书所汇集的故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

老三届人不但没有忘记他们所经历过的那段历史，而且越来越多的老三届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或多或少，或浅或深，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摆脱“红卫兵情结”、“知青情结”，开始反省“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愚蠢、荒唐与倒退，开始自省老三届人的盲从与狂热，开始把那痛苦的经验、教训化作前进的动力。

老三届人的自省、忏悔，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的一部分；老三届人的愈益清醒、愈益成熟，也是我们民族愈益清醒、愈益成熟的一部分。一旦我们的民族不再盲从，不再狂热，像“文革”那种史无前例的悲剧就不会再在神州大地重演，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再去扮演老三届人的那种悲剧角色了。也许真像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人们只能在吃了不明智的亏以后，才会变得明智起来”。用我们的老话来说，叫作“吃一堑，长一智”。

诚然，现实生活的尴尬与困境使一部分老三届人依然解不开或没有完全摆脱昔日那个“情结”。这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这与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不无关系。也许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弱点之一在于缺乏一下子揭去面具的勇气。

老三届人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他们的子女正在成长起来。许多老三届人正以当年把青春“奉献给革命”的那种热情，把自己的下半生奉献给子女。如何使自己的子女成材，如何使自己的子女学有专长，不走父母辈的老路，这是老三届人时下的普遍意识。他们纷纷以自己当年坎坷的苦难经历来教育、鞭策自己的子女。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

老三届人走过的那段历史，对他们的子女来说犹如天方夜谭，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那么的滑稽、那么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本书，某种意义上亦是编给老三届人的子女读的。让老三届人的子女读懂自己的父母，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父辈，理

解自己的父辈。高尔基在谈到儿童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今日的儿童将是明天生活的建设者。明天，他们将要检查父辈的工作，将会无情揭露他们的全部错误，揭露他们的口是心非、懦怯、贪婪和懒惰”。下一代人检查(总结)上一代人的全部工作(历史)，这是普遍的规律。但愿老三届人的子女在明天检查他们父母辈的生活和工作时多一分理解。

金永华

1995年7月4日

主 编
副主编 编委

金永华
金大陆
严国珍
戴逸如

戴逸如
张珏
李永桂

季永桂
金大陆
金永华

目

录

前 言..... 金永华[1]

序 幕..... [1]

第1天

科利亚和我	山 那[7]
我忘不了那白鹅.....	王贵洪[14]
初吻	宜 红[21]
峥嵘岁月里的我和她	洪兆犀[25]
难忘而苦涩的回忆	爱 伦[33]
真情难忘	李 萍[37]

第2天

婚姻的代价	小 村[45]
魂归离恨天	冯 泰[50]
王接红	成 真[53]
风雨二十年	江 鸟[57]
两个女知青	陆建明[64]
流泪的红蜡烛	魏 驰[72]
一失足成千古恨	基 石[76]

我不会忘记他们	陶顺良[79]
他代人受过,最后跳了井.....	李玉申[86]

第3天

荒山黑夜.....	段 营[95]
出生入死.....	宇 宏[101]
难忘狱中生活.....	贺耀瑾[104]
扛了一回棺材.....	商慧明[110]
走进原始森林.....	骆 明[113]
“鸡公”斗蟒蛇.....	戴周麟[120]
水灾.....	郑寅达[125]
绿水青山枉自多.....	李朝远[130]
吃蛇.....	徐伟建[134]
冬天.....	曹文娟[136]
铤而走险.....	姚 真[142]
为毛主席的专列值勤.....	有令峻[145]
阴差阳错的当记者.....	姜学芬[148]
扒车.....	明 子[152]
我的人生“三大纪录”.....	刘宝华[156]
一场山火.....	卢 民[161]

第4天

批驳“白卷英雄”的风波.....	李殿元[171]
狼烟初起中的磨难.....	杨剑宇[178]
借书三记.....	萧复兴[182]
我与秋月.....	翁敏华[191]
哦,我的遥远的小书屋	孔慧云[194]
改不掉的追求.....	露 明[197]
“五·七”连队创业记	仙 夫[200]

11-8 公路开通记	朱政惠[205]
我在农村学打铁	洪庄年[210]
西双版纳银针情	崔顺龙[215]

第 5 天

难圆“招工”梦	程友谨[223]
一封情书的风波	孙琴安[228]
白壁斋和白棺材	童孟侯[231]
一幅画像	武新建[240]
苦涩的考验	石国雄[243]
死者的屈辱	傅禄建[249]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万长刚[252]
劫后余生	张治玲[258]
一次挨批受斗记	褚赣生[269]
入党与初恋	田 远[274]

第 6 天

童心	岛 人[285]
七十块银圆	文仕全[287]
抄家	常 葆[291]
批斗“反革命”	魏中朝[294]
滋味难言的抛尸案	周 麟[297]
最难忘的	叶 辛[302]
疯狂的岁月	谭吉超[307]
“天兵天将”录(四则)	傅金龙[311]
一张反动标语	沈 栖[315]
四琪沉浮录	赵全国[319]
死之余响	赵丽宏[330]

第7天

- 最美的是北大荒..... 张抗抗[339]
情义重如山..... 辛 程[342]
填表..... 沧 涛[345]
卢小雪抗婚记..... 戴周麒麟[348]
窗外的琴声..... 冯嘉曙[354]
难忘母亲那一瞥..... 范德升[357]
劫后余生的珍邮..... 麒 麟[360]

第8天

- 养猪记趣..... 李爱珍[367]
大黄和二黄..... 焦 真[371]
凶兽奇观..... 冯 灿[375]
认识跳蚤..... 龚 颖[382]
放牛..... 陈 村[385]
狗..... 陈政一[391]
一个摄影家的遗憾..... 吴 谊[396]
我的鸭鸭和兔兔..... 林 晨[400]

第9天

- 新疆“串联”纪事..... 谷 扬[417]
往事寻踪..... 曹锦清[428]
迢迢进京路..... 罗明威[442]
“大串联”忆旧..... 宇 红[448]
韶山“串联”纪行..... 蒋德学[452]
拣来的“帽子”..... 亦 蓉[459]
神笛老陈..... 刘传本[464]
内讧..... 禾 木[469]
病退..... 桂兴华[474]

孝子.....	炎 文[477]
开阔地上的土地庙.....	陈慕泽[481]
非生理性晕船.....	季振邦[489]

第 10 天

除夕夜的集体思乡泪.....	徐中振[495]
放杆杆.....	吴 天[499]
插队轶事.....	王沧亭[503]
我的蹉跎岁月.....	杨胜群[506]
难忘的岁月.....	陈 红[510]
山溪.....	董小萍[513]
一年四季.....	李科达[517]
雪山历险.....	戚 逸[525]
走出林海雪原.....	天 荣[532]
一只耳朵.....	杜公卓[539]

尾 声	[544]
-----------	-------

编后记	编委会[546]
-----------	----------

序 幕

湖蓝色的天空刚刚变得深沉一点，华灯就亮了起来。举眼一片璀璨。

一列面包车沿着彩色地砖，缓缓驶过挥珠洒玉的音乐喷泉，在宽大的台阶前停了下来。车上人纷纷下车，鱼贯进入宽大的自动玻璃门。大堂里铺着黑色大理石，正对大门是一个东非红木和意大利大理石制作的服务台，墙上是一大幅镶贴金箔、螺钿、绿松石的装饰壁画，上面是古典式的大帆船乘风破浪。繁复的枝形水晶吊灯下是一具抽象石刻雕塑。右手有十几组木扶手圈椅，四椅一组，围着一只木框玻璃面茶几，茶几上有雅致的插花，下铺真丝地毯。

我随人群在圈椅上坐下，透过长帘垂地的幕墙去看上海的夜景，更显得朦胧迷人。像我这样土生土长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的“老上海”，也生出恍惚如置身于异国他乡的幻觉。

正沉思间，一位小姐款款来到面前，问道：“您是戴先生吗？”

我有些吃惊，问道：“对不起，您是？”

她笑起来：“您自然不认识我啦。上次您签名售书，我请您签过名。您还给我画了一个戴小滴子帽的人头呢！我是这儿的大堂经理。需要不需要我帮什么忙？”

我看了一眼告示板上各种会议的标牌：“你看我们是开会还是用餐的？”

“实在抱歉，”她笑道，“一般说来，从服饰、举止、表情上推测身份和目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可是今天，”她扫了圈椅上的

人群一眼，“我的眼光失灵了。”

我看看同行的人，有头发锃亮、红光满面、大腹便便、一身名牌、兜揣大哥大的老板；有鼻梁眼镜、袋插钢笔、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知识分子；有粗犷朴实、大声大气的产业工人；有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黑膛膛历经风霜的北方汉子，有愁眉紧锁、衣裳补丁重叠的山民，有卷起粗布裤腿、咬着竹烟杆的浙东农民，……看上去年龄差距也极大。我不由得暗暗感慨，叹息一声。

“你听说过《苦难与风流》这本书吗？”我问。

“知道，”她说，“那不是本写老三届的书吗？我姨妈是老三届，去年出版社赠书，她去领书，肘上的皮都擦破了。”

“不错，正是此书，”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苦难与风流》的主编金大陆先生。这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金永华先生，这位是《苦难与风流》责任编辑季永桂先生。”

“这本书出版以后，”金永华说，“受到社会上的欢迎。我们觉得老三届人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代人，还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挖掘、采写和思考的。老三届人的命运轨迹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命运的轨迹。我不是老三届，我是学历史的。我觉得老三届就是一页不容忽视的历史。”

“这本书出版以后，”金大陆说，“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那些信使我热泪盈眶，使我不断地产生编书的冲动。我本人就是老三届，对我们老三届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我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

“我也是老三届。”季永桂说，“老三届这个历史名词，它所涵盖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某种特殊意义已再也无法从老三届人的心中抹去。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情结’日益深厚，不知是渐入‘知天命’年的反省，抑或是对于现实处境的认同？……我们正

在苦苦思考。”

“听了诸位的话，”小姐说，“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是老三届聚会。说实话，我对老三届一直有太多的偏见。那个年头，我还没出生，我从与我交往过的几位老三届人身上和书本上晓得了一点，在我印象中，老三届是一个灰扑扑的可怜可悲的扭曲的形象。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直率。老三届人常常令我讨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到诸位，看到了集结在一起的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老三届，尤其是看到了今天已是典型的老农形象的老三届，我顽固的偏见居然在一瞬间崩溃了，我的鼻子直发酸。”

“这倒不必。”我说，“如果你愿意发酸，还有机会。应当说，老三届中既有令人鼻酸甚至心碎的，也有使人摇头痛惜的，既有令人奋发昂扬的，也有使人憎厌甚至咬牙切齿的。这不奇怪。有哪一个年龄层次段中的人具有清一色的属性呢？对现在的青年来说，老三届已经属于陌生的似乎很遥远的历史形象了。创造一个机会，让当今的青年人了解老三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了。也许你读过《十日谈》。”

“呵，当然，卜伽丘的《十日谈》。”

“或许你还记得，1348年，欧洲中世纪，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丧钟乱鸣，尸体纵横，十室九空，人心惶惶，一片触目惊心的恐怖景象。在这场浩劫中侥幸活下来的十个男女青年，逃到了城外小山上的一幢别墅里。这里有草坪花坛，清泉流水。他们居住在漂亮的别墅里，轮流着每人讲一个故事，讲了十天，这就是《十日谈》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正似欧洲中世纪。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的老三届人，有着许许多多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不见得再会有的故事。今天，你看到的职业、身份各不相同的朋友，正是我们从祖国各地请来的老三届

朋友。经过一番策划组织，这里的每个人将讲一个自己经历过的或者自己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奇奇怪怪、荒诞不经的故事。把它们记录下来，不就是一本新的《十日谈》了吗？我们把它取名为《东方十日谈》。你们的总经理也是老三届。我们这次活动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我本来跟他说好了下午来找他，没料到几次堵车，你看，天已经黑了。”

“没关系，我去打个电话。请稍等片刻。”

不一会，小姐就回来了，说：“总经理一会儿就来。他请你们先上顶楼看看。你们恐怕有不少人很久没来上海了吧？从二十四层楼顶俯瞰上海夜景，挺好看的。”

登上楼顶，第一眼就看到了夜幕上璀璨的东方明珠。灯火通明的立交桥和高架公路，宛如几条舞动的龙灯，仿佛要凌空飞去。两座浦江大桥上的钢索，活像几架竖琴，正弹奏着上海大变样的乐章。人群里发出各种乡音的惊叹声。

“改革开放中不夜的上海城，与夜茫茫的十年愚昧梦，形成了一组何等强烈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在今天来看十年‘文革’只是一场恶梦；那么，今天的现实，在那时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呵！这也许是讲《东方十日谈》的最好背景了吧。”不知什么时候，总经理——当年的“插兄”，已上了楼顶。“我建议，朋友们，《东方十日谈》就在这宾馆楼顶的平台上开讲。”

总经理话音一落，嘈杂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近处有高架公路上汽车风驰电掣的呼啸声，远处有悠扬的舞曲遥遥送来。

一位端庄文静的大姐站出来，理理披肩长发，说道：“朋友们，我叫山那，家住河北石家庄。人们说，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三大主题之一，现在的女孩喜欢讲她们朦胧的初恋，讲她们的少女情怀，我们也有我们难忘的初恋，有我们的少女情怀，就让我先来说说我的初恋，我的花季的故事，算是抛砖引玉吧！”